

原著：

〔法〕吉勒·巴拉盖

插图：

〔法〕让-弗朗索瓦·马丁

翻译：张萍

金蚊子节

黑月亮丛书

最新引进风靡欧洲的
法国侦探小说



比格拉尔



格拉米罗



毒药发膏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目 录

1. 警察都干吗去了? / 1
2. 开胃酒引起的担心 / 8
3. 置人于死地的糖果 / 16
4. 祝贺你, 格拉米罗 / 22
5. 在无壳动物理事会 / 31
6. 配偶皮斯蒂勒的情况 / 37
7. 体育馆的坏天气 / 43
8. 短短的一节关于罪犯的
课 / 50
9. 一个极其美妙的晚上 / 58

10. 各有所爱/67
11. 毛茸茸的家伙成功地跳过
几次/76
12. 跟踪混蛋/83
13. 为了一堆苍蝇夹心糖/90
14. 咕咕,主席先生/97
15. 天使的气息/103
16. 观众和罪犯/109
17. 可爱的格拉米罗/115

1. 警察都干吗去了？

破

旧的柠檬形小卡车冒着烟，在乡间行驶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。方向盘后坐着可爱的戴着鸭舌帽的鼠爷爷；在他身旁，鼠奶奶系着蓝色围裙，数着钞票；他们刚从集市回来。

他们缓缓地驶进了一条隧道，进入环行地下通道。“突突突”，一辆外形像火箭的橙色汽车猛地出现在眼皮底下，擦了一下小卡车的引擎盖，掀起了一阵尘土又疾驰远去；他们侥幸躲过了一场车祸。

鼠爷爷熄灭他的老爷车，看了一眼鼠奶奶，嘴巴张得老大，然后吼道：

“奶奶，你看见那个笨蛋了吗？他差一点撞上我们！……哎，警察都干吗去了？”

亲爱的爷爷，问题在于，那个就是警察啊。您所说的笨蛋不是别人，就是格拉米罗侦探，他正开着他那辆漂亮的卡罗达敞篷跑车。系紧安



全带坐在他身边的是大名鼎鼎的波达热尔警署探长比格拉尔先生。警察们当时在做什么？非常简单：他们同时也在往前开。

“如果再靠近一点儿，我们就得赔这辆小卡车啦！”比格拉尔嘴里嘀嘀咕咕地埋怨道。

“头儿，我提醒您注意我已经按喇叭了；第一个按喇叭的人有优先权，这是交通规则规定的。再说我们在执行任务，难道不是吗？您自己说过必须得快点。”

格拉米罗转了一下方向盘，避开一个鹌鹑窝，然后又问：

“我们到底是去谁家？”

“去朱洛·皮斯蒂勒家，他还是我当侦探时的老朋友。”

“哇！”格拉米罗叫着。

他很快接上话题：

“那么，嗯，这个朱洛，他有麻烦了？”

“他没有，但是好像他儿子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。”

“皮斯蒂勒，皮斯蒂勒……”格拉米罗念叨着，“我知道这个名字……嘿，我在我的《体育报》上曾经读过一篇关于弗雷迪·皮斯蒂勒的报道！”

“他就是朱洛的儿子。开慢点，我感觉我们

好像到了。瞧，你看见右手边那个大圆石块了吗？就是那儿。”

格拉米罗踩住刹车，汽车向前滑了一会儿，正好停在石块前。侦探熄灭引擎，跳下车，跑去看了看尖尖的车头，刚才在 U 字形路口转弯时险些撞上一堵矮墙。比格拉尔砰地一声关上车门。他随意地掸了一下身上的灰尘，然后不耐烦地说：

“好了，你去不去？”

于是警察们往前走去。他们大可不必去找入口的门铃了：朱洛·皮斯蒂勒已经沿着伸向大石块的几级台阶跳出来迎接他们了。

“探长，您终于来了。”

“如果不是格拉米罗侦探开车像鼻涕虫那样慢的话，我早就到了。你怎么样，我的朱洛老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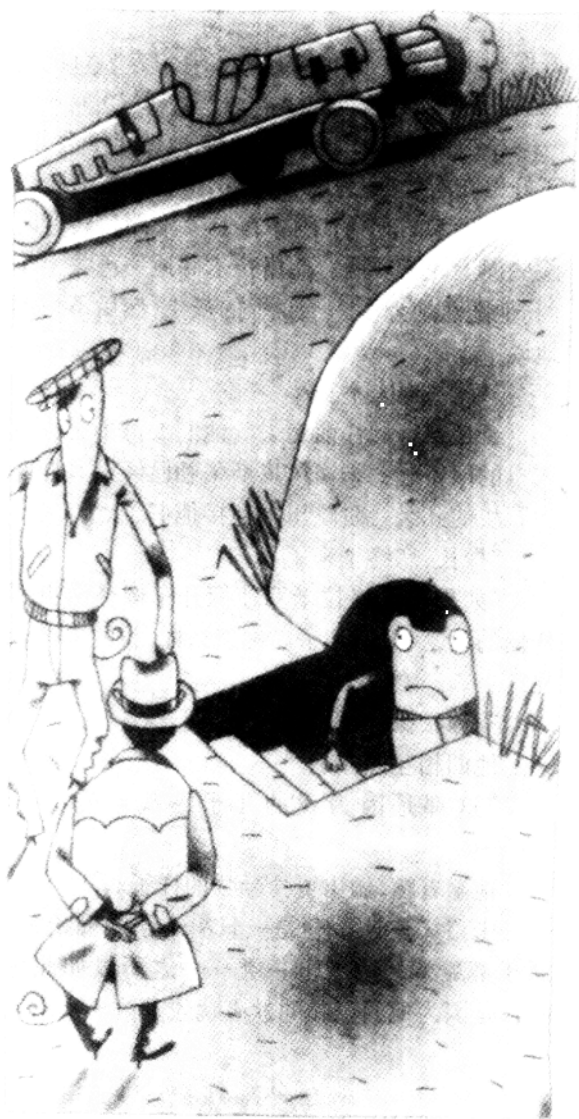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好，探长，很不好。”

他们相互握握手。

“这都是因为我的儿子，我亲爱的孩子……”

他撇着嘴，做出可怜兮兮的样子。

朱洛·皮斯蒂勒是一只小个子的癞蛤蟆，属于癞蛤蟆 - 诱鸟笛一类——之所以如此称呼，是因为他们温和的歌声就像是笛子吹出来



“探长，您终于来了。”

的音乐。他不太年轻,也不是很漂亮,但肯定不是童话故事中公主们想要说的那样令人厌烦。和其他癞蛤蟆一样,他应该浑身布满斑点和脓包(除了肚子上),可是我们只在他的脸上看到这些,因为他全身裹着一套天蓝色的运动衣。他赤着脚,露出蹠足的三个脚趾头。

“跟我来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小步地快速跳下楼梯。

运动衣的后背上写着:冠军,弗雷迪·皮斯蒂勒。

在进入石块下的洞穴之前,朱洛做了一件让格拉米罗非常吃惊的事情:吧嗒,吧嗒,在门口,这只癞蛤蟆细心地把脚浸在一个盛满泥浆的大盆里,那儿本该放张门毡。格拉米罗看见比格拉尔先生如法炮制后更加吃惊:探长通常是非常在意他的皮鞋的。

“头儿,我们会把他家溅满泥浆的!”

比格拉尔翻了个白眼,走进门里。格拉米罗犹豫了——他的篮球鞋几乎是新的——然而他最终也还是在泥泞中沾了一下鞋底,既然大家都是这么做的,他也就得如此。一走进屋里,他立刻弄明白这样做的原因了:这个洞穴被布置得很好,小巧的家具、图画,等等,但是地面上既没有地板也没有小地毯,除了厚厚的一层泥泞,





什么都没有。他的脚哗的一声陷下去，拔出来时又是呼哧的一声，感觉很奇怪，但却非常好……

朱洛在一间卧室门前等他们。他留意到警察们也都浸湿了脚。

“哦，你们知道，没有必要这样做！你们走之后还是会弄脏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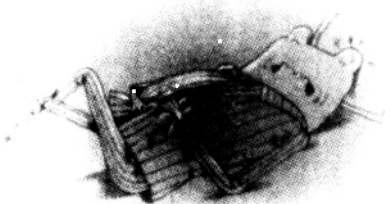
比格拉尔竖起一根手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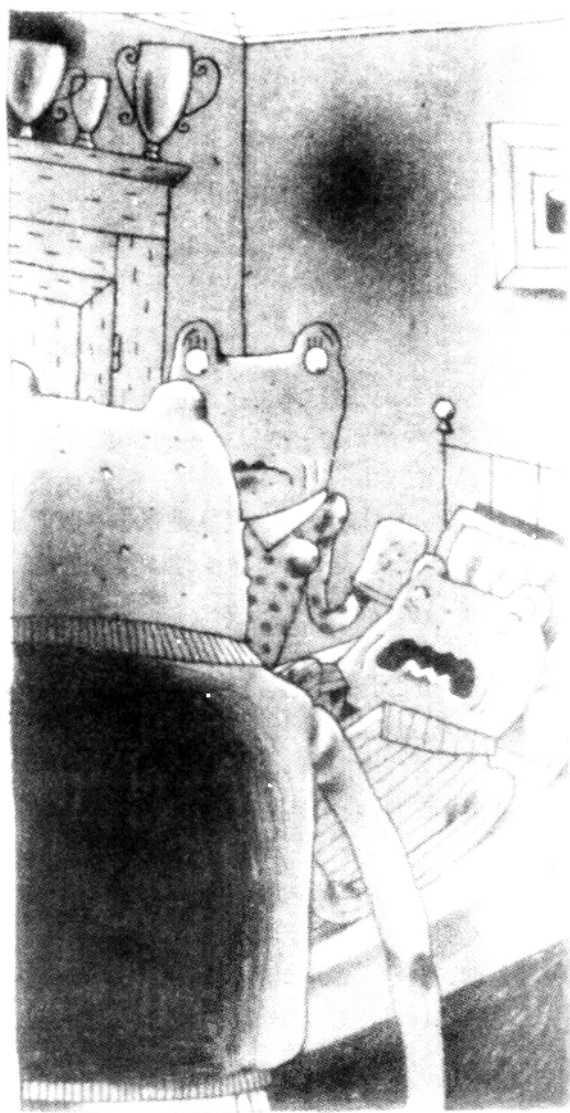
“在警察局里我们知道注意言谈举止。你儿子，他在哪儿？”

朱洛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，示意客人跟着他走。

弗雷迪·皮斯蒂勒躺在床上。枕边坐着一个年轻的雌癞蛤蟆，用一副湿手套擦拭他的额头。冠军两手放在肚子上，痛得蜷在床垫上：

“哎哟，哎哟！格吕玛啊，我的肚子真是痛死了！”





“哎哟，哎哟，哎哟，我这儿烧得难受极了，爸爸！”

2. 开胃酒引起的担心

大家会说，格拉米罗虽然是个年轻的侦探，可多多少少会知道一些癞蛤蟆的怪癖，毕竟他不是最笨的。他一下子就弄明白了情况：弗雷迪·皮斯蒂勒的身体不好，显然是胃——即他著名的肚子——痛得厉害。至于他嘴里说的格吕玛，侦探自认为猜不出来；那么，我们过会儿再来看。

朱洛拍拍儿子的脸蛋。

“没关系，没事，你会好起来的，我的小男孩……”

“哎哟，哎哟，哎哟，我这儿烧得难受极了，爸爸！”

朱洛对年轻的雌癞蛤蟆说：

“扎扎，他喝过药水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

“给我水！”弗雷迪呻吟着，“我要一大杯污

水!”

“医生禁止你喝污水,我的孩子。好了,好好呆着,药水一会儿就会见效。”

“什么样的药水?”比格拉尔问。

“海菜糖浆。”扎扎立即回答。

朱洛挽起探长的胳膊说:

“让他休息吧,我们去喝点开胃酒。”

“好吧,就让我死吧!”当大家走出去的时候弗雷迪大叫大嚷,“祝你们身体健康,啊!哎哟,哎哟!”

扎扎给格拉米罗端来一把壶和一只碗。

“侦探,在你的茴香汁里加点污水?”

“嗯,不用了,不用了,我喝纯茴香汁。”

“那么,加一块泥浆制成的冰?”

“什么都不需要,非常感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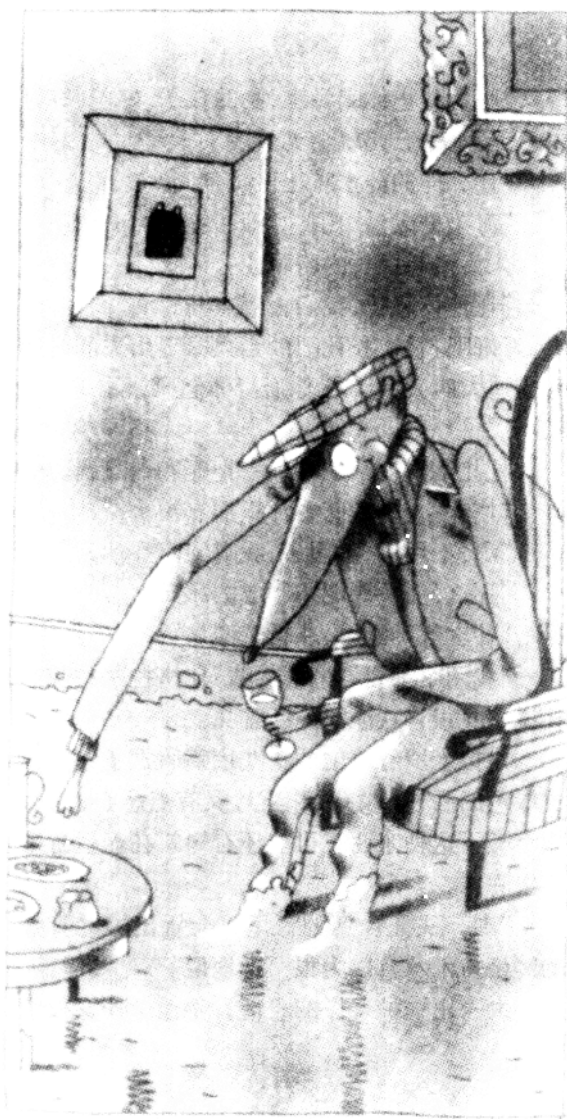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两个都要,扎扎小姐,”比格拉尔举起酒杯说,“我很喜欢淡淡的茴香味。”

格拉米罗看着他的头儿用嘴唇抿了一下浅黄绿色的酒杯,既有点担心,又有点恶心,怎么能够咽下这种东西?可能还有蝌蚪在壶里游来游去呢!

“嘿,头儿,您的胃里将会冒出一些青蛙的!”格拉米罗自以为很歹毒地说。

大家用一种奇怪的表情看着他。侦探很生





扎扎在桌上
放了一盘糖
醋河虾。

气,决定从此不再张口说话,至少等吃扎扎小姐摆在桌上的小点心的时候才能张嘴:那是一碟糖醋河虾和一盘用针穿在一起的蚊子。

比格拉尔递给老癞蛤蟆一个皱巴巴的小包。

“来一点甘草汁糖,朱洛?”

“就像回到以前的美好时光,探长。”

他们每人取了一根草茎,眯缝起一只眼睛在嘴里慢慢地嚼,还不时地喝点儿茴香汁。比格拉尔打破了宁静:

“你愿意告诉我一切吗?”

朱洛扔掉几乎咬断的甘草汁糖,把它踩到泥浆里。

“探长,这是一场灾难。您看见我的弗雷迪了吗?就在金蚊子节比赛前他突然病倒了,而且病得很重。多么卑鄙的手段,因为不容置疑他肯定会取得胜利!如果我撒谎的话,就让格吕玛把我当场晒干。我儿子,他是最好的!”

“等一等。”比格拉尔打断他的话:“什么是金蚊子节?”

“我知道,头儿,”格拉米罗很高兴能教给他的上司一点东西,“金蚊子节,这是青蛙们的一个特殊的冠军赛。这是他们的奥运会,或者说……”

“很正确。”朱洛进一步肯定，“这是一项跳跃冠军赛。只有无壳动物——即青蛙和癞蛤蟆——才有资格参加这项比赛。”

“为无壳动物的健康干杯！”格拉米罗兴奋起来，“体育运动万岁！瞧，见鬼，我的酒杯空了……”

“注意点，格拉米罗！”比格拉尔训斥道。

朱洛已经斟满了侦探的酒杯。

“再来一杯茴香汁，探长？”

“为了陪陪您，好吧……”

我们矮小的探长取下眼镜擦了擦。这个动作意味着某些事让他很烦恼。此外，他漫不经心地拿走了盘子里剩下的最后一串蚊子，甚至没有问一问那个跟他一点儿都不像的同伴。

格拉米罗几乎独自吃完了一盘虾子，为此他感到很尴尬。有一阵子他冒出念头想说“为格吕玛的健康干杯”，并再补充“瞧，已经没有虾子了”，但这毕竟有点不礼貌。突然他发现桌上有一个纸做的网兜，里面露出两三块糖果。嘿，嘿，我的天啊！他瞅了一眼比格拉尔，比格拉尔正陷入沉思中；再瞄了一眼朱洛，而朱洛正在准备泥浆制成的冰；于是，格拉米罗迅速地拿了一块糖。他偷偷摸摸地在桌子底下剥去糖纸，发现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种糖：苍蝇夹心糖！苍蝇夹心



糖?就是把一只肥大的绿头苍蝇涂上一层汁、再裹上糖浆做成的;慢慢地吮吸着糖浆直到吃到苍蝇,牙齿在舔糖浆的时候发出啧啧的声音;真是一件乐事……

格拉米罗假装咳了两声。他一口吞下糖果,开始神不知鬼不觉地吮吸。

比格拉尔戴上眼镜,晃了晃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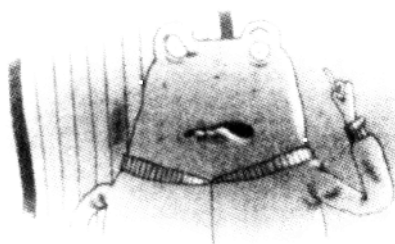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么,朱洛老兄,你儿子正巧在冠军赛前突然得了重病,那真是太倒霉了。甚至可以说是太可怕了……”

“确切地说是可怕!探长,我喊您来就是因为……”

朱洛用手指敲着桌子,发出“哒、哒、哒”的声音。

“……是因为弗雷迪被下了毒!”

“什么!你肯定吗?”



“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发誓!”

“那么是谁呢?又是通过什么方式下的毒?”

“至于是谁,我不知道。但用的是什么方式,我已经知道了。”

他指着桌上的糖果。

“通过一块这种苍蝇夹心糖!”